



# 暗影

黃葉眠著

中國馬版社印行

新民出版社總經售

影 暗

著 眠 藥 黃

行 印 社 版 國 中

售 經 總 社 版 出 主 民 新

影 暗

印翻准不 • 有所權版

一九四六年八月初版

每册定價港幣三元二毫

著 者 黃 藥 眠

發行者 中 國 出 版 社

總經售 新 民 主 出 版 社

香港干諾道中一二三號三樓

# 目錄

- 一、古老師和他的太太……………一
- 二、縣長……………四一
- 三、陳國瑞先生和他的一羣……………一零五
- 四、暗影……………一二三

## 古老師和他的太太

一連上了三個鐘頭的課，又跑了五里路，古老師的確也是有點累了，所以他一跑到自己房子裡放下書包，立即就直挺挺地仰臥在床上，手掌交叉着墊在腦子的後面，閉起了眼睛，他腦子裏空空洞洞的，好像只聽得見自己的心房在拍拍地跳。

「唉，現在真的老了，不如從前啦！」他自己心裏想，「才不過半年呢，就是老得這樣快，五里路，就好像一副老骨頭搬不動似的。」他輕微地吐了口氣，接着他又想到下午還得跑三里路，到一間商業學校去上兩個鐘頭課，就不由得不耐煩起來，張開眼睛，立即就想開口喊。可是另外一種思想又把他這個主意按住了。他把眼睛移到牆上自己寫的幾幅字條上。「怪他楊柳舒青眼，只向長街看少年」這是前年春天錄的前人的詩句，那是物價還沒有跳躍得這樣利害的時候。他審視了一下那些字，連自己也有點疑惑，爲什麼那個時候，他竟還有這樣閑心事。他的嘴角旁邊鬆開了一點笑意，又閉上了眼睛。

肚子雖然不會餓，但究竟是空籬籬的，而且一身越來越沒有氣力了，他張開口又想喊，可是剛說到嘴邊他又縮回去。唉，不要催她罷，這幾年也够累壞了她，眼看她一天天的瘦，頸旁的癭子一天天大，人家都說她是肺病，但他是完全拒絕承認的，因爲承認是肺病，那不是什麼希望都完了嗎？「不

「不是的，」他忽地自言自語着。他翻了一個身，隨手摸到一本「唐詩別裁」念了幾首，於是他也就模模糊糊地睡着了。

一覺醒來，日影已照到書桌腳的旁邊，他知道，這已經是將近一點鐘了，他一想起，下午還有課，就不覺焦急起來，亂匆匆地大聲喊着。

「喂，飯來呀！」聲音裏顯然帶有一點不耐煩的意味。

但是奇怪，後面廚房裏一點回聲也沒有。唉，不對，怎麼的。她還好好的沒有事呀，而且她親眼看見我進屋裡來的。當他正想開口喊第二句「喂，飯來呀」的時候，他聽見他的太太從廚房裡拖着木屐跑出來的脚步声。

古太太一隻手端着一大碗煮得焦黃的芥菜，一隻手提着一隻小鍋子，滿面不粉飾的努着嘴踏進了房裏。把菜碗狠狠地向桌上一放，把飯鍋放在桌腳下，轉身就走。

「唉，怎麼的，就是這一碗芥菜嗎？」

「不是一碗芥菜，你想什麼，你給了我多少錢？」

「唔，怎麼是稀飯？」古老師提着飯勺子到飯鍋裡去掏飯的時候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同時還帶着三分怒氣探出頭向他的太太質問着。

「沒有米啦！」太太回轉身冷冷地說。

「沒有米，爲什麼不告訴我！」

「唔，我前天不告訴了你嗎！你可裝作聽不見！」

「你胡說……」古老師氣得口唇發顫，可又不好說下去，不繼心裡還是不服氣，所以急忙找着另

外一個題目來發火。「你……你明知我下午有課，爲什麼偏要這樣逼才來給我吃飯！」

「大老爺，人家發熱，你曉得罷……你要快，爲什麼自己就不來下手……一跑回家，就只會擰老爺架子，只會出嘴吧，「喂，飯來呀！」好像你用了三個丫頭，四個長工似的！」古太太挺着她長着癭子的硬頸，說一句話，點一下頭用以來增加自己的語勢。面孔氣得發青，口沫飛濺在她丈夫很久沒有剃鬚子的臉上。

「難道我就閑着不做工嗎？每天跑三四里路……」古老師一手端着粥碗發抖。

「唔！你也做工！老婆兒子都養不活，試問你做什麼工！我如果是你，我早就拉黃包車去了！……」古太太悶着一肚子氣，像火山一樣噴發着。

古老師瞪着眼睛看着古太太的可怕的臉孔，自己好像做錯了什麼事似的，感到氣餒，不做聲的坐了下去，等了好半天，才想出了一句話：「我看你發了瘋，你發了瘋！」一面他就開始吃粥。

古太太看他示了弱，心裡的氣也就平靜一些，不過肚子裡還有餘氣，所以當她轉過身的時候嘴裡還是咕嚕着：「唔，一說，你就說你會教書，試問你教了十多年書，教出了什麼來，這是叫做守着崗位，我看你還是不愛誤了自己，還要去誤別人的子弟！……」

古老師坐在房子裡，感到異常的傷心，特別是古太太在後面咕嚕着的那幾句，結婚十多年，他眞的想不到她會有如此的刻毒。他的鼻孔發酸，喉嚨裡和肚子裡好像有什麼東西塞着。實在吃不下去，所以只喝了幾口稀飯，他就放下筷子，挾着書包出門去了。

古太太這時正站在廚房裡對着爐灶發呆，聽見他鎖房門，她知道他出門去了。她心裡有點過意不去，就爬到竈口上去望。她看見他無精打彩地，滿面憂愁地走出了大門，疲乏地走上了大路，又望見

他那走路時候的虛弱的影子，忽然她覺得一陣心酸，就坐在矮檯上，伏在大灶壁上，傷心地哭起來。

「媽媽，好吃飯了嗎？」孩子阿順起來觸着她的手肘。

「唔，你又去同那些野孩子玩嗎？你瞧，你那樣子！」古太太指着孩子的滿面泥污的臉孔，斥責着。

「媽媽，我肚子餓啦！」孩子一點也不聲辯自己，只是催着要吃。

「唔，你這餓鬼，如果不是肚子餓，簡直就看不見你的影子！好，餓鬼，把鑰匙拿去，自己去填吧！」古太太把鎖房門的鑰匙伸給了他。

可是當阿順回過頭出去的時候，她心裡又有點懊悔，他不知道爲什麼她現在對於丈夫和孩子都一天天粗暴起來。

## 一一

古老師趕到學校，差上課還有十五分鐘。從會計室門口經過的時候，他看見那個瘦得像木柴的胡校長正站在窗口旁邊，和會計處收人商量些什麼事。「唉，這些人，一天到晚都是那麼鬼鬼祟祟的，古老師腦子裡有一種觀念閃了一下。因爲教務處的門還沒有開，他就跑到教員休息室裡去。

教員休息室沒有別人，只有劉訪春老先生獨自一個人在那裡不安地踱着方步。一看見古培仁老師進來，他的臉上的縐紋，馬上泛起了愉快的微笑，同時把他的眼鏡取下來，準備要和古老師談話。

「你來得早呀！」劉老先生躬着身走前來說。

「是的，」古老師無精打采地坐在櫥子上漫應着，帶着氣。



「喂，柳肖愚老師的事情，你知道了吧？」

「不，我不知道，什麼事？……」

「吓，真糟糕。他母親生病，他的老太父生病，昨天到會計室去，想借一個月薪水，但那個會計，混蛋的會計，却公然敢侮辱他說，「你們上課不照時間，薪水却要先支預付，沒有這個事情！」後來大家吵起來，現在該校長，正在大放空氣，說要請柳肖愚辭職，今天我已對他說過，你母親老婆生病，儘管請假，但偏不辭職，……人家說我最愛在人家後面搖鵝毛扇，這次，我可真要搖起鵝毛扇起來啦！試問爲什麼一個妍頭跟人逃跑了，可以請假一個月，而他的母親生了病，就不可以請假……」

劉訪春一面用手掌刷着鬍子，一面憤慨地說着。

一個瘦長的影子從門口闖了進來，那是圖畫教員繆楓。他怯生生地向他們兩個人望了一眼，就斜也着身子換着椅子坐下去。

「生病？究竟是什麼病？……」古老師担心地問。

「呃，母親是心臟病，老婆是肺病……」劉訪春答，「……而且都是很少希望的了……」

古老師坐在那裡，不覺全身打了一個寒顫。

這時劉老訪春又回頭向繆楓先生說起話來：「喂，繆先生，我如果是一個畫家，我一定不畫油畫而去畫漫畫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繆楓摸不着頭腦，怯生生的向劉訪春望着。

「呃，因爲我們這裡諷刺畫的材料太多了，我們這學校裡，所有的寶貝全都是漫畫裡面的材料呀

古老師坐在那裡，挪移了一下屁股，偷偷地嘆了口氣，他沒有十分注意去聽劉老師的談話，腦子裡浮起了老婆的頰龐和她那又瘦又蒼白的面龐，「很少希望啦！」這句話好像老是在他耳朵裡响着。繆楓用手指挖了挖鼻孔，哼了一口氣，然後帶着自言自語的神氣說：「我剛才進來，本來想到會計室去的，但是看，校長又是在那裡，」

「吓，你怕校長嗎？你就進去好了，你怕他！」劉老先生說到「他」的時候，特別提高了語氣。「也不是什麼怕，不過不方便就是……」繆楓囁囁着。

「唉，現在會計室才是校長辦公室……」古老師想起了自己剛才也想進去借錢的事，無意中忽吐露了一句。

繆楓對古老師這個感慨，似乎也有點意見，正張開口要說，可是教員休息室門口又有一個人進來了，繆楓一看見他，馬上面孔變了色，急忙翻開自己的書冊，裝作預備功課的樣子。古老師也低了頭。

劉訪春老先生這時倒還安定，他背着手昂着頭照舊踱着方步，好像並沒有看見那個人進來。

那人一進來，向大家看了一眼，好像立即就很敏銳的感覺到他們是因為他的到來而中止了什麼談話，他大踏步走到休息室的中央，停了脚步，才又突然笑了起來，「啊，各位先生好早！」

繆楓和古老師都急忙欠身起來，口裡囁囁着「啊，周主任！」

劉訪春背着手，面朝着牆壁好像在那裡審視那掛在壁上的名人肖像。

「啊，劉老先生，」周主任回過頭向劉訪春招呼起來。

「啊，啊，你回來……」劉訪春翻過頭來，好像現在他才知道他進來似的，一面又戴上他的白銅

邊的老花眼鏡，向周英上下看了一下。

「劉老先生，現在月底啦，你那兩班的學生筆記都看過了嗎？」

「呃，看過了！」

「都同他們談過話吧？」

「談話？那可沒有，實在沒有功夫……不過，我想他們都沒有問題的……」

「啊，劉老先生，這個……千萬大意不得，上頭對於學生的思想是十分注意，這次我去開會，還特別提到，所以希望老先生千萬對他們多多的感化……」

「啊，感化，那又不敢當，如果學生們學到和我一樣那就要窮死了。」

「啊，老先生幽默得很！不過千萬不要這樣說，這是我們的責任啊！哈哈……」周英對劉訪春陪着笑臉。

「哼，責任！」劉訪春鼻孔裡吐了一口冷氣：「……好的好的。明天下午，我通通把他們弄好就是……」

「那你們兩位的是麼樣？」周英回過頭來望着繆楓和古培仁老師。

「還沒有呀……」古老師心感到失了職似的。

「我也還沒有，明天，明天下午，同劉老師的一起……」

「請你們兩位談話的時候，過細一點，因為我知道你們那三班的學生是有些有問題的……」周主任帶着慎重的口吻。

「喂，周主任，我倒想問你一件事，這一次去開會，人家都說你不會回來了呢……」劉訪春故意

打叉着。

「爲什麼？……」周英錯愕了一下。

「他們都說，你和什麼廳長好朋友，要發表你做什麼縣長呀！」

「沒有這個事，沒有這個事。是什麼人說的？」

「我們這些窮教員那裡會知道，都是那做生意的人說的！」

「啊，笑話，笑話，我從來也不想做官，千萬不要聽他們的話……」周英一聽見是「做生意的人說的，」馬上臉孔上就露出不自然的神氣，雖然還勉強作着笑容。

「唉這樣的窮教員，誰願去做，如果有縣長的，我都願意呀，只要人家不要嫌我落後。」

「啊，劉老先生，你又在幽默了，伊請你千萬不要信……你知道，我一向都主張守窮崗位的。喂，那麼好，明天下午，千萬千萬大家給同學們的談話記錄填好啦！……」周英手臂下挾着一大包表冊之類的東西就匆忙地出去了。

「呃，真是無恥！……明明是出去活動縣長，活動不到跑回來，還要說他是守住崗位，臨走的時候，他還大吹牛皮，說民政廳的陳廳長是他的老同學，打電報來要請他出去當縣長。借着這個名義他還向恆豐號的米店老板敲了五萬元的竹槓！真是面皮有八尺厚！……」劉訪春的眼鏡放下，口沫飛濺說着。「他要什麼談話，紀錄，好，明天我通通蓋上一個圖章，讓他們學生自己去填，反正我把他們通通都認爲是思想忠實就是了。」

繆楓眯着眼睛看着劉訪春狡狴地微笑着，而古老師，則感到胸前有一種壓迫，而微微地喘着氣。  
「鏗，鏗，鏗，」上課鐘响了，繆楓抱着書冊，立時出去，這時古老師臉筋才模模糊糊的開始

想到他所要教的課，一直到劉訪春在他面前揮着手說。

「我們去罷，」他才茫然地站了起來跟着他出去。

### 三

好不容易上了兩堂課，古老就眼睛却有點發花，走過高中第二教室的時候，恰好劉訪春也從那裡出來，於是大家就一道走。

走到走廊旁邊，一個穿着西裝的少年，頭髮梳得光光像一個圓拱般，迎面走來。

「下了課，下了課，」他向劉訪春笑嘻嘻地點頭，又風一般跑了過去。他是學校裡新請來的英文教員。

「你認得他罷？」劉訪春問。

「我在開會的時候，見過他兩面，他是教英文的。」

「對啦，你看他穿得多漂亮，他是香港出身的，開口閉口都是「我們皇家……」真是洋奴脾氣十足，動不動就說，「你們這些當教員的，將來都會餓死，但我們懂英文的，無論到那裡去都找得工來打，比方在K市的南京飯店，連做茶房的，每個月都可以撈十萬八萬呢！」你看，這是什麼話，那裡像是爲人師長的，不過現在，他突然不談這些話了，而且還特別向我們拉攏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古老師問。

「因爲他有一個叔父在省城做什麼處長，現在正替他活動這裡的校長啦！」

「本校嗎？」

「自然是本校的！」

「那不大方便罷，自認人！胡校長也知道嗎？……」

「那裡會不知道！有什麼不方便呢，現在的人！而且校長還怕他，要拍他馬屁呢！」

經過教務處的時候，教務員劉思孝伸出頭來向他們點頭，請他們進去。

「兩位先生，月底到啦，請你們把月考的分數給我，好結算！」

「呃，到處都是迫債一樣。剛才訓育主任要我們交什麼，你現在又要我來交什麼。試問，我做教員的一個月才拿到你們多少薪水。養一個老婆都養不活，上一個鐘頭課，花了好大氣力，還買不到一粒奎寧丸，吃一碗寒吞，還得貼水！……」

劉思孝也給他說得笑了起來。「劉老先生說話，真是，不過，我也是上頭催了我，我不能不催，就是……剛才我才對我的同事說，這樣多的分數，算來算去，好麻煩，如果是算鈔票，那才不錯呀！」

「喂，老弟，你的算盤，還是打錯了！光是算鈔票還是沒有用，銀行裏做小職員的人，不是天天算鈔票嗎？——最好是要能够印……」

一個面部像臘味店裏的乾豬頭的人走進來了。他的眼皮厚厚的垂下，面上的肉虛腫而沒有表情，看見是劉訪春，他才歪開他的潤大的嘴唇笑了一下。

「劉老先生一定又在這裏說笑話了。」

「不，我不說笑話，我說的是真話！……前天你們的胡校長見到我，對我說，他說，「上頭有命令，說學生的國文程度太差，因此今後要每星期作文一次……」我說，「要做到這也很容易，只要

校長答應我一件事，」他說，「什麼事？」我說，「首先要請學校裏替我們每個人買一副棺材在家裏等著。」給我這樣一說，連他自己也笑起來。」

「呃，這也要勸劉老先生才敢在校長面前這樣說，」劉思孝插了一句。

「可不是嗎？我在這裏教兩班的國文，每班六十個人，照這樣的辦法，我每星期要改一百二十六卷作文，一個月就得改四百八十卷，再還加上看一百多本的日記，同學生談話，開什麼訓育會，七七八八，再加上別的學校的兼課，這是公開的秘密，試問我一個人既非三頭六臂，也不是駱駝牛馬，怎麼能做得到這許多，如果說這是命令，那我說，這是可以丟到毛坑裏去的命令！」

「是的，苦是苦一點的，」那個豬頭臉的人繃出一副難看的笑。

古老師站在旁邊也只好陪着笑。

「那我們走罷。」劉訪春帶着三分興奮向古老師說。

「啊不，劉老先生，你的月考的成績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呀！」教務員劉思孝急急追問道。

「啊，是的，攏總明天下午罷！明天下午。」

「你的呢？古老師！」

「我？我也是明天罷。」

「那麼現在算是交帶清楚了罷？」劉老師回頭笑着向劉思孝問。

「啊，是的，是的，老先生。」教務員不斷的點頭表示恭敬

「怎麼？同我們一道走罷！」劉老師回頭對那個豬頭臉的人說。

「不，我還有課呢……真不想上呀！……」

「對了，你那件事情，弄到怎麼樣啦？」劉老師低聲微笑地問。

那個豬頭臉的人先回頭也視一下那個爬在書桌上的教務員，露着一股尷尬的神氣，「唉，倒了」次，也就算啦！」

「我就很奇怪，一個女人，她怎麼能夠逃出去，而且還敢惡人先告狀！」

那個豬頭臉的人又回頭看了那個教務員一眼，顯然不想在教務員面前，談論這些事。「我等下回頭再來同你商量罷！」

他對教務員招呼了一句，就拉着劉訪春一道出來。古老師也在後面跟着，簡直弄不清，他們究竟在談些什麼。

跑出了教務室，那個豬頭臉的人才輕輕地鬆了口氣，一嘆，當然是後面有人在支持她搗鬼！」

「是誰？敢在你胡先生太歲頭上動土！」

「請你千萬不要對別人說！」那個胡老師預先低低地叮囑了一句，然後接下去說，「就是那個商會會長，那混蛋！」

「啊，原來是他，真是太可惡了！我早就猜中了後面有人！」

「你想一個女人，她怎麼會敢來告我，她進我家門的時候，原是聲明納妾的，怎麼能告我是騙婚？」

「啊，胡老師，我如果是你，我一定和那個姓……什麼的，見個高低，明明是他在拐逃別人家的女人，爲什麼可以倒反過來鼓動女人出面來向你爲難！」劉老師一本認真的說。

「請你不要這樣大聲，老先生，」那個胡老師急忙向週圍看了一下，看看是否有人在旁聽。然後



又回過頭來垂頭喪氣的說：「唉，算了，我現在也比較會開了，我當初納妾也不過一時高興，並沒有別的意思，現在她既然要妍上別個，那也就讓他去吧！同他們來打官司，花錢還不打緊，就是名譽要緊，我們這些學界中人，就是要愛惜名譽，胡校長也會經勸過我！……」

鐘、鐘、鐘、上課的鐘聲又响了，胡老師向他們很隨便的揚揚手就無精打彩的向左邊的橫門走進去了。

古老師對於這些事，一點也不感到興趣，不過碍於劉老師的面子，只好站在那裏等。現在才算等到談話的結束。

但是顯然的，劉老師對於這些小事，却特別感到興趣，因此剛才的談話使得他非常的興奮。他一走，一面還替古老先生解嘲着那經過的故事！「唔，這傢伙，」劉老帶着輕蔑的神氣說，「妍了一個寡婦，帶回家去做小老婆，殊不知才到半年又給那個商會會長勾了過去，人逃跑了還要告他一狀說他是騙婚……爲了這個事，他天天請假，請了三個星期，而該校長一句話也不哼，因爲他是他的親信人物，到餓頭庵去打牌喝酒，都全靠他去拉綫索……」

經過總務處門口古老師突然停下脚步，向劉老先生忸怩地說：「我想在這裏……進去一下。」劉老先生正在說話，給他這樣橫腰一截，不覺錯愕。「你是要到會計室去嗎？……」

「是的，」古老師悔着半截身子，不自然的說。

「那你就進去好了。」

但是這時古老師却躊躇起來，因爲他已瞥見會計室裏那位胡校長的側影了。「胡校長在那裏呢……」

……他低聲說。